
名山藏

名山藏卷之二十二

臣何喬遠恭

典謨記

世宗肅皇帝

世宗肅皇帝御諱厚熜興獻王長子也憲宗十子長孝宗次貴妃邵氏子興王興王封楚安陸上生之年爲正德二年翼軫見慶雲楚分也正德十六年三月武宗崩無子慈壽張太后使駙馬都尉元皇親壽輪持遺詔名上時興獻王甍上已除喪年十五矣渡河挐舟父老相告曰昔聖天子生年此河清三百里者

三日茲其徼夫四月壬寅上至自安陸大學士楊廷和請從東安門入居文華殿俟勸進上曰此皇太子禮我奉遺詔嗣皇帝遂以癸卯受臣民箋於行殿入大明門日中卽位須詔除舊以明年爲嘉靖元年丙午遣迎祖母邵貴妃母蔣妃於安陸命羣臣議興獻王主祀封號名故大學士費宏於內閣發御馬監太監張忠于經蘇縉充軍孝陵衛降罰太監谷大用丘聚等有差賜故司禮太監王岳方亨官執巡撫宣大都御史甯杲於京師立故都督僉事馬雲葉旺祠於遼東貴州普安賊阿則阿工得就擒餘黨悉平五月

追贈故諫南巡杖死者金吾右衛都指揮僉事張英兵部員外郎陸震工部主事何遵刑部主事劉校刑部照磨劉玨大理寺評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瓚行人詹軾劉槩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官秩有差其存者翰林脩撰舒芬郎中黃鞏孫鳳陸俸張衍瑞姜龍員外郎夏良勝主事萬湖林大輅蔣山卿大理寺寺副周叙寺正金罍評事郭五常孟廷柯郝鳳升張仕鎬傳尚文蔡時姚汝皐太常寺博士陳九川行人陶滋巴思明李錫顧可久鄒顯麒黃國用熊榮楊泰王懋李儼潘銳劉黼張岳及它以危言廢謫者皆復

日精門災閉大理寺禮部尚書毛澄上羣臣所議興獻王主祀封號請加漢定陶共王宋濮安懿王故事以益王次子崇仁王厚炫封興獻王主祀上稱孝宗曰皇考改稱興獻王皇叔父上曰事大其再議上武宗皇帝尊謚廟號錢寧江彬伏誅大賚臣民軍士起故左都御史彭澤爲兵部尚書故戶部尚書孫交爲戶部尚書右都御史林俊爲工部尚書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乞休不許禮部尚書澄再以興獻王主祀廟號請命再議遼王寵淡薨六月縱內苑禽獸大黜罰正德中內侍奸黨戮宸濠逆黨于市賜故錦衣衛指

得僉事年斌韋重祭賜故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孫燧故江西副使許逵贈廕謚祠南昌曰旌忠兩畿山東西河南陝諸郡大旱疫停織絨袍於陝罷遣抽分內臣七月存問故大學士劉健謝遷戶部尚書韓文祠故太保尚書黃福于昌邑恤故禮部員外郎馮涇家使逐葬涇故諫南巡杖死也虜寇莊凉洮岷諸處寧津盜起大同卒索糧譁欲亂斬其首五人以狥進士張璁獻大禮議請考興獻王伯孝宗稱上意上召楊廷和下禮部所上議曰至親亡如父子卿等宜體朕心廷和請如議不報八月尚書澄再以前議請命

再議錄副都御史范鏞後賜諡封德世子裕溶爲德
王趙世子厚煜爲趙王除皇莊命四方灾異重大者
立奏毋族類聞九月母妃自安陸至止通毛澄請治
王妃駕入王門上曰駕以母后入大明中門朝內廟
上諭廷和等曰朕承祖宗鴻業君天下興獻王獨生
朕一人旣不得承緒又不得徽稱如罔極何卿等委
曲折衷申朕孝焉廷和執議如初尚書澄三上羣臣
議陛下以旁支紹正統考孝廟母慈壽不當私所生
帝后之上曰事大其再議葬康陵楊廷和再乞休不
許山東江西閩廣流賊平是時母妃以尊稱未定止

通甸餘上溯湊啓慈壽皇太后願避位奉藩如故羣
臣懇懼十月辛巳皇太后命稱王爲興獻帝母興獻
后邵貴妃爲太后后壬午聖母入戍安邊伯許泰海南
十一月脩武宗實錄論平宸濠功封王守仁新建伯
其餘遷叙有差白水江燓蠻普法惡爲變遂四川巡
撫都御史馬昊下獄戌故兵部尚書王瓊於邊贈故
翰林院脩撰羅倫官賜謚張璁再爲大禮或問以獻
重建乾淸宮成上自文華殿入居之罷廣西香貢逆
番寫亦虎仙伏誅誅雲南十八寨賊阿寺等十二月
贈保安衛千户周麒官卹其母妻勑加稱興獻皇帝

興獻后爲興獻皇太后楊廷和封還詔書曰不宜加
稱皇上曰哀哀之情不能自已其勉承朕命廷和執
奏上曰卿之所言史志大義朕之所奉昊天至思可
勉錄皇號毋泥於舊聞廷和復引古議抗章求退上
優荅之吏部尚書喬宇等合疏諍上曰慈壽皇太后
旨爾羣臣其承之存問故南京禮部尚書章懋
元年正月己酉朔上朝不賀禮科給事中熊浹請尊
興獻王爲帝別立廟上徽號如恭仁康定以示不敢
躋於列聖加上慈壽皇太后及武宗皇后徽稱而尊
母妃爲太后徽號如慈壽以示不敢躋於太后下所

司己未大祀南郊淸寧宮後三小房災羣臣以灾爭
大禮報聞廣西蠻賊梁公當寇臨桂等州縣廿州軍
亂殺巡撫都御史許銘二月上諭廷和上興獻帝冊
寶文稱子廷和封還不報丁巳上慈壽皇太后尊號
曰昭聖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曰莊肅皇后邵太后
曰壽安皇太后興獻后曰興國太后詔天下幸太學
禁京師民靡五穀爲酒麴論定策迎立功封大學士
楊廷和蔣冕毛紀伯爵予世禮部尚書毛澄加太子
太傅世錦衣其餘有差皆力辭妖賊馬隆平荔浦賊
潘公銀等流劫桂林陽朔間四月賜故潁國公傅友

德宣德侯金朝興汝南侯梅思祖祠於雲南五月止織生綾於浙江封駙馬都尉元爲京山侯皇親喜昌化伯輪玉田伯脩一切興來功八月設和平縣虜犯邠存問故大學士劉忠命遼東合祀故吏部尚書王翺於旌忠祠十月立陳氏爲皇后十一月山東西陝西盜起分遣科道官行視發太倉銀賑被寇處壽安皇太后崩禮部請服十三日而除上曰以二十七日及期猶不忍除也曰山陵未就其考憲宗朝喪錢太后禮毛澄言錢太后崩距葬不遠故暫持凶以待今山陵尚未且將獻歲不宜縞素臨元會陛下孝思深

擧請止鍾鼓毋御中門上乃勉具黑翼善冠素服烏犀帶御西角門還宮仍素朔望罷殿上又欲祔茂陵楊廷和曰不可乃地陵稍右焉給事中史道坐外補怨廷和上疏詆之廷和疏辯乞致仕喬宇彭澤等因劾道御史曹嘉極論大臣相爲地阻言者路廷和宇澤皆求去上下道詔獄已外降之調嘉於遠方遼東開原大饑免徵椿棚馬價虜掠偏頭關

二年正月上壽安皇太后謚曰孝惠皇太后禮部請上視朝鳴鍾鼓鳴鞭服易淺淡色上曰服則更矣鳴鍾鼓鳴鞭朕方在疚未可也流賊掠考城指揮趙泰

等及官軍八百餘人死之切責巡撫都御史周季鳳等平賊自贖虜入沙河堡總兵杭雄等戰却之劉陽賊起流刼袁州二月葬孝惠皇太后河南山東流賊平四月命興獻帝家廟樂八佾以災異勅中外脩省以宋儒朱熹裔孫墅爲翰林五經博士奉祀于婺源祀故工部主事費瑄于呂梁瑄於成化間奉命管洪築石壩捍水通漕作石堤以便挽者歲省修堤草束役錢各三十餘萬人時旱疫瘟設法賑濟全活甚衆民思之私爲生祠至是知州張淮以請禮部覆議故有是命閏四月醮欽安殿上拜奏青詞楊廷和諫太監崔文家人陽鳳等索賄於工部匠鉞不獲因以他事嗾文杖鉞垂死法司未決文爲陽鳳訴

寃請改訊鎭撫司許之刑部尚書林俊執不與上不
納明日復奏上怒責對狀羣臣諫者八十人旱命禮
部禱雨南京大疫詔有司加意撫賑五月唐王彌鍗
薨存恤故大理寺丞黃鞏家賜故太常少卿張衍瑞
祭葬六月贈故興化知府岳正爲太常卿山東賊倫
等掠淄泗諸縣七月工部爲皇后父都督同知陳萬
言造第尚書趙璜言第近禁且踰制請裁之上怒責
對狀下營繕郎中寛員外郎璘詔獄巳乃釋刑部尚
書林俊乞歸許之給事中劉最論劾太監崔文調外
任旣行東廠太監景賢摭奏最謫戍之八月進封壽

寧侯張鶴齡昌國公加慶陽伯夏臣太子太保封陳萬言泰和伯子夯世襲吏部尚書喬宇言累朝外戚亡封公者伯萬言亦非祖宗法不聽九月恤故尚書章懋遺孤十月户部尚書孫交兵部尚書彭澤皆致仕十二月江南饑粥民遣太監織御衣蘇杭楊廷和喬宇力止不聽巳責大學士冕忤慢不草勅趣之三年正月大賑江南饑二月給事中鄧繼曾言批答朝旨頃多從中不出閣擬恐二三大臣不得圖政左右羣小復竊權希寵如正德時上怒下詔獄謫之許大學士楊廷和致仕言官交留不聽南京主事桂萼

請考興獻帝廟大內如張璁言下羣臣議不可上曰朕承正統第欲兼報本生恩耳其參議聞遂名咢及南京兵部右侍郎席書主事張璁霍韜于京師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免命婦朝賀御史馬明衡朱淛言興國太后令旦命婦畢賀爲日未久慈壽皇太后聖旦輟不行臣恐臣民以此疑兩宮上怒曰免朝自皇太后懿旨朕豈有間焉逮明衡等詔獄拷訊翰林脩撰舒芬御史季本陳逅戶部員外郎李應驄相踵諫林上奪芬俸本等並下獄訊謫之三月勑曰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朕欲加稱康惠加稱興獻帝爲本生

皇考恭獻皇帝興國太后爲本生母章聖皇太后室奉先殿側祀獻皇帝焉禮部尚書汪俊曰立廟非禮也興者獻帝始封之號請毋去興曰興獻皇帝喬宇曰稱本生可也第請毋稱皇上曰朕尊正統亦胡可遺所生奉先殿側室也非廟也脩撰唐皐編脩鄒守益給事中張翀御史鄭本公等先後上疏極言皆切責奪俸汪俊曰廟大內干正統臣不敢奉詔不許下羣臣議羣臣曰禮不得立廟則亦不可以建室不得主祭則亦不可以追考請建獻皇帝百世不遷之廟於興不許喬宇等再疏亦不許定安陸州松林山曰

熙陵璁萼並上疏陛下入繼大統與爲人後者不同必稱孝宗爲皇伯考興獻帝爲皇考武宗爲兄乃名正言順不在皇不皇也上悅汪俊乞休許之特以席書爲禮部尚書兩廣賊平四川南京主事張璁桂萼郎中黃宗明都察院經歷黃綰並上疏議禮官羣臣諍益急上曰朕祇承宗祀孝養聖母豈敢違逆本生聖母方躬奉事本生皇考寢園遠在安陸於卿等安乎奉先殿側立一室再四命矣尚爾黨同蔑朕冲歲其亟如詔旨已酉上貽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尊號庚戌上本生章聖皇太后尊號詔天下五月子蔣冕致

仕一蔣冕字敬之全州人年十四舉成化丁酉鄉試第
一丁未舉進士選庶吉士正德丙子以禮部尚書
兼學士兼文淵閣大學士丁丑加太子太傅禮部
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武宗多出巡幸寧逵外冕
與楊廷和梁儲毛紀疏請前後以十數既自爲疏上
之言尤危切車駕南征與梁儲扈從一時中貴人永
忠與都督彬泰挾上寵勢張甚然不能親疏駕還加
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武宗崩
與楊廷和迎立世廟於安陸當迎駕安陸府當內閣
一人往次者梁儲次者冕真時平虜伯江彬握重兵
計議對曰外洶爲慮變廷和欲以太后旨擒誅之念
冕有志力欲俟以自備佯爲梁儲曰公憊矣恐不任
迎駕則請蔣公往儲奮曰事孰有大於迎天子者乎
敢憊辭儲往冕留貴與廷和合謀擒誅彬世宗即位
勅加伯爵具辭冕與楊廷和相得懽甚耿介抗顏侃
侃大臣體廷和罷而蔣遂中官織造尚未具具草冕爭
不肯具草上責之引咎而已因移疾不出上優
詔强之再三乃出居二年以議大禮不合乞歸

編脩鄒守益再疏爭大禮脩撰呂柟上疏極言時事並下

鎮撫司拷訊謫其官上命奉先殿西室曰觀德殿造祭器如太廟遣大臣之安陸上恭穆獻皇帝册寶設題神主迎入京師六月教樂內府太常卿汪舉曰奉先殿諸陵故無樂獻皇帝樂用之安陸家廟矣上曰奉先殿無樂見太廟故也皇考不享外庭不得缺樂舞勿輕率妄奏特命張璁桂萼爲翰林學士方獻夫爲侍講學士吏部尚書宇言內降恩澤被之佞幸小人非所以施臣士大夫不許羣臣大攻璁萼御史段續陳相吏部員外郎薛蕙鴻臚少卿胡侍言尤切上竝切責焉下續相蕙詔獄拷訊謫侍潞州同知七月

許喬守引疾乙亥先期諭禮部更定皇太后尊號曰
聖母章聖慈仁皇太后去本生侍郎朱希周曰本生
之詔未三月又復毋之無以信天下不許吏部左侍
郎賈詠翰林學士豐熙皆諫上怒姑宥詠下熙詔獄
於是九卿大臣吏部左侍郎何孟春等及在廷諸臣
皆上疏極諫跪伏左順門大呼高孝二廟聲聞上所
上使慰止之不退至于日中上益怒命收繫爲首者
脩撰楊愼王元正首觸闕繼以哭上大怒盡繫之己
卯上聖母尊號諸大臣異同不赴者並切責之甲申
獻皇帝主至自安陸帳於正陽門導迎如帝駕既入

奉安觀德殿上率羣臣上冊寳大學士毛紀乞休許之八月復史道曹嘉官謫何孟春南京工部侍郎遠杖伏闕者編伍削職有差杖有死者遂下席書方獻夫璁萼前後所奏疏命羣臣再議羣臣乃議如上旨九月丙子更定大禮尊號詔曰朕本憲宗純皇帝之孫孝宗敬皇帝之姪而恭穆獻皇帝子皇兄武宗毅皇帝上賓之日仰遵聖祖兄終弟及之訓屬朕倫序當立遺詔命嗣皇帝位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以朕入繼三年于玆矣尊稱大禮屢集廷議輙引漢定陶共王宋濮安懿王爲據至再至三朕心靡寧盍伯姪

父子天經地義豈人爲乎況漢宋二君衣裳垂御豫立爲子朕入奉宗祀在宮車晏駕後實與不同以爲繼嗣亦非我聖祖初訓豈徒禮官之失殆朕冲年不能[illegible]擇之咎也朕祇奉九廟尊養二宮正統大義未嘗有閒惟恭穆獻皇帝章聖皇太后朕父母也劬勞罔極位號未正因心之孝每用歉然已告于天地祖宗社稷稱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聖皇太后曰皇伯母恭穆獻皇帝曰皇考章聖皇太后曰聖母各正厥名稱既[illegible]稱禮無悖也夫篤近舉遠御于家邦以孝言順事成典厥禮樂以名朕庶幾古帝王之盛焉

大同卒殺都御史張文錦囬會速壇滿速兒等入國
肅州命兵部尚書金獻民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往禦
乃定之十一月蘇杭織造太監勳志聰誣奏浙江布
政使馬卿杭州知府查仲道長洲知縣郭波典史蕭
景騏皆逮問十二月大理寺右評事韋商臣言平獄
臣職也竊見羣臣以議大禮忤旨謫任者吏部右侍
郎何孟春一人以爲首謫戍者學士豐熙等八人決
杖病瘡死者編脩王思等十七人王思泰和人王直曾孫也弱冠舉于
鄉求文信國像奉以出入正德六年進士選庶吉士
授編脩時有倖進爲臺諫所糾慨然乞别投或咎其
立異曰鄙夫非尚同也乎哉九年上封事請親享太
廟孝養兩宮不可嗜酒荒志好勇輕身雖是任喜怒

移戚柄弛紀綱摧士氣名天變言甚切至謫三河驛丞嘉靖初名還翰林至是以頂伏闕號諫下獄杖朝堂越十四日遂不起思贊稟華奇磊礧切至覩豐裏崇卑如鷄狗吳廷舉稱之曰挺然其節似徂徠松溫然其和似崑山玉呂柟稱之曰聞過而喜似仲繇欲寡未能似蘧瑗以織造抗中使逮訊者布政使馬卿知府查仲道等若而人以送迎忤中使逮訊者副使劉秉鑑知府羅玉若而人以京堂臺憲官爲所屬吏民訐奏下獄者少卿樂護華湘御史任洛副使任忠若而人此皆獄之大者臣敢僭爲陛下訐其失願陛下復戍者之官錄死者之後釋逮繫之刑正妄訐之罪天下稱仁焉上曰商臣買直沽名降二級外調之大同卒再叛圍代代王夜亡宣府

以戶部侍郎胡瓚總制軍務捕治之總兵桂勇千戶萬登計擒其首惡居二月卒復攻劉勇登家命瓚督諸將擒之土魯番犯甘凉諸處余猷民戰敗之

四年正月大同卒平代王還代大同兵素驕悍自江彬擅調後益恣肆先是元年七月以糧餉弗給衆聚譟亂毆督侍郎鄒鳳巡按御史張欽捕得首惡處請置法詔戮爲首者五人餘調極邊悄守大同城下里許爲小邊小邊之外爲大邊其地皆膏腴議者謂宜撥軍築五堡其地以禦寇巡撫都御史張文錦欣然奏行分大軍三之一戍之文錦敉擒宸濠有功洊至是官頗其爲人嚴諸軍稍稍怨之又諸軍十姻族貲產皆在大同咸不樂往參將賈鑑受文錦命督築號令嚴峻衆益憤怨殺鑑裂其屍奔屯焦山文錦招之還因索捕其首惡諸卒復怨糾集焚大同府入行都司縱獄囚攻圍文錦文錦走匿宗室博陽王所叛卒擁圍王索之王懼出文錦遂殺之亦裂其屍閉諸城門焚鎮守總兵公

浙革任總兵朱振于獄逼令爲主振素服帕首曰能勿犯宗室勿掠倉庫勿縱火殺人予能主若否不能衆曰諾因脇副總兵時陳爲奏乞宥巡按御史王官以事聞上命文錦撫兵馭失宜激衆致變命兵部左侍郎李昆宣勅曲赦之改宣府都御史李鐸巡撫大同陞都指揮桂勇署都督僉事代都總兵以宣府副總兵靳英代時陳各歷令速往仍令圍營內外官審錄聽征戶部預備糧餉俱以密勅行事鐸尋以母憂去陞山西按察使蔡天祐代之時大同人心稍定嚮圖虜犯甘肅方遣尚書金獻民等西征復卒鬨之徵自疑十一月辛未復相煽聚殺大同知縣王文昌代王淩仗都御史蔡天祐疏請再擧明旨撫諭寬宥廼諸叛卒猖亂狀天祐不敢盡言也兵部以聞于廷臣集議皆擧戶部左侍郎胡瓚許瓚兼左僉都御史總督宣大軍務復命都督魯綱充總兵官調兵次大同近抵陽和駐劄瓚等以十二月辛巳發京師御史王官言重兵壓境人心易搖乞且留瓚其與鎮撫官密圖擒逆於是始言文昌見殺事上責官奏事推延不早聞者且勅與瓚等嚴同贊決是月庚子桂勇與千戶苗登[illegible]紳等計擒首惡郭鑑等十一名揭示衆

旨斬首梟示隨撫定之越二臣堡單郭巴子等復起
拒戰殘勇家屬幾發鄉等家於是瓚請率兵壓境議
法擒薙上責天祐等令擒賊自贖乃令費暫駐宣府
俟事平班師名雄勇還以朱振代之是年正月天祐
等擒首惡徐曌等四人瓚等遂班師三月庚午天祐
復擒獲郭巴子等四名助逆焦豎雲等三十四名以
事平闘命賞天祐等銀幣有差血文錦鄭典廷臣變
爲上言皆不許超無江西都御史陳洪謨言文錦邊
罔重臣仍託不劾誠宜加褫第事在朝廷誅夷自甘
若假手士卒又從而慫慂之傳之四方尋小釁門殺
階陵替國家紀綱所損不小乞量加罷
黜上謂洪謨出位妄言降旨切責之

西虜寇甘肅

總兵姜奭禦之苦水墩敗之改致仕大學士楊一清
爲兵部尚書督撫陝西三邊軍務三月御史王懋郭
楠先後乞優恤議禮臣之死杖下者上謫懋爲邊典
史逮治楠民之所獻皇帝實錄仁壽宮災四月黃屋

陵殿改陵署曰監衞曰顯陵衞日本使宋素卿論死罷市舶絕其貢光祿寺署丞何淵請立世室祀皇考太廟下禮部議不可命再議張璁桂萼與議亦不可曰臣故言當考獻皇帝廟京師耳不敢言祀太廟也五月上曰豈敢干太廟世室之建從古有之朕非敢僭擬帝王功德惟我皇考撫誨朕躬罔極難忘觀德殿祀大內百官執事不得禮焉謂孝思何於是禮部請別立廟闕左不與太廟同門祭用次日上曰可四時獻享朕率百官親之名廟世廟世世子孫無遷也六月廢慶王台浤爲庶人七月追封下殤母弟岳

懷王下殤女弟二人爲常寧公主善化公主十月册
守溫爲唐王祐楧爲淮王徽王祐樘薨何淵復言世
廟不與太廟同門則請同門於廟街上令亟議羣臣
皆爭竟從淵言十二月刊布太祖御製洪範序及御
註無逸伊訓三篇爲一書曰書經三要閏十二月乙
卯朔日有食之以大禮集議書成進席書太子太保
諸與上議者皆陞實授一級以璁萼爲詹事府詹事
獻夫韜爲少詹事降岷王彥汰爲庶人
五年三月畿內饑粥貸之天方國夷使貢玉奏求金
帶蟒衣主客郎中陳九川選其玉格奏不與覆提督

會同館主事陳邦偁復禁毋使貿易夷人皆怨通事
士紳等故憚九川嚴詐夷書上之上下九川錦衣訊
刑科給事中一貫等言陛下不逮士紳不下夷人所
上奏獨拷掠九川等兩造不具不聽竟坐九川戍黜
邦偁爲民五月丁酉月食名楊一清復入爲吏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師兼太子太傅刑部尚書趙
鑑致仕御製詩送之六月甲子名大學士費宏楊一
清石瑤賈詠於平臺各賜詩一章七月以詹事張璁
爲兵部右侍郎伊王訏淵薨上曰觀德殿前捲奉慈
殿無以準奉先朕意未稱今欲改建奉先殿左也江

部尚書趙璜言孝宗皇帝建奉慈於奉先殿右奉紀太后錢太皇太后祔皇太后同享焉太皇太后則獻皇帝聖祖母皇太后聖母也建奉先殿左必竝時奉慈恐在天之靈不欲班之且奉先殿雖度高祖宗列聖所同也觀德殿雖度卑獻皇帝所獨也今外有世廟之規內有觀德之專勿更便席書曰建世廟民勞矣請寬之歲所上諭費宏曰紀皇太后不得配皇祖考憲宗是以建奉慈錢皇太后不得配皇曾祖考英宗是以奉慈同享之人未有無父母者觀德掩且隘遷于東豈害禮也費宏曰陛下永言終慕臣等敢不

奉詔製世廟樂用文武舞重舉主連坐法以嚴吏治
九月辛卯安獻皇帝主世廟奉皇太后入謁十月御
製敬一箴箴曰人有此心萬理咸具體而行之惟德
是據維敬維一所當先務匪一弗純匪敬弗聚元后
奉天長此萬夫發政施仁期保鴻圖敬怠純雜應驗
頓殊徵諸天人如鼓荅桴朕荷天眷爲民之主德或
不類以爲兢懼惟敬惟一執之弗固畏天勤民不違
寧處曰敬惟何怠荒必除郊則恭誠廟嚴孝趨肅于
明庭愼於閑居省躬察處儆戒無虞曰一維何純乎
天理弗參以三弗貳以二行顧其言終如其始靜虛

無欲日新不已聖賢法言備見傳經我其究之擇善必精左右輔弼責于忠貞我其任之鑒別必明斯謂之一斯謂之敬君德既脩萬邦則正天親民懷永延厥慶光前裕後綿衍蕃盛咨爾諸侯卿士大夫下迨甿庶一遵斯謨主敬協一罔敢或渝以保祿位以完其軀古有盤銘目接心警湯敬日躋一德受命朕為斯箴拳拳希聖庶幾湯孫底于嘉靖復註范浚心箴程頤視聽言動四箴頒示翰林臣封厚㷔為徽王勅儒臣韻編尚書要事以為法戒編脩孫承恩因櫽括古今君蹟獻詩六十章上嘉納之賜名君鑒韻語十

一月甲午月食張璁力攻費宏宏求去上兩留之曰
以敎恊恭十二月時四方災異疊奏水旱雷雨地震
山崩以數省或氷雹大如人頭捲裂民舍百數十家
江南婦生子六目四面有角手足各一節獨爪鬼聲
河南生牛犢一身兩首鄖陽牛產二身心肺臓各二
江西虎具人手足大學士楊一淸以脩省上言勑曰
覽卿疏者再論之至切朕疚寡冲昧日夜惟治未盡
知民欲求直言言或不實朕過多不自悟其悉陳之
庸開朕心毋怠以不盡頃之勑羣臣曰比者坤輿弗
寗乾象失常風雨氷雹水旱之災物怪人妖疊報督

見靜言思之疚實在朕爾文武羣臣亦宜洗心去垢
交脩成治曠職瘝官則有國典張璁力攻費宏宏五
上疏上竟優容之
六年正月總督兩廣都御史姚鏌平田州改置流官
令四品以上及六科十三道條民閒疾苦具上便宜
足消弭災變者己丑大祀南郊以災罷慶成宴四川
橫江賊阿狗成平勅大學士費宏曰朕承統以來朝
夕惟我皇考聖母尊稱未定命諸禮官考詳輒引近
世繼嗣之說名實不稱廢壞綱常賴天賜良哲正直
之士力贊朕志尊尊親親各當其位位號已定廟祀

已成可無全書貽諸來世特命爾宏與少師兼太子
太師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一淸少師兼太子太
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珤少保兼太子太保禮
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詠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
書書爲總裁官兵部左侍郎璁詹事府詹事兼翰林
院學士萼爲副總裁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獻夫韜原任河南布政司左參議洪福建都
轉運鹽使司宗明翰林院脩撰春編脩承恩道南用
賓南京工部營繕司員外郎綰禮部儀制司主事
濱祠祭司主事存仁爲纂脩官彙成大禮全書稱朕

正名崇孝至意欽哉二月虜犯宣府中路參將王經力戰死之初楊廷和草即位詔革罷正德中傳陞官錦衣衛千户邦奇在革中兵部尚書彭澤如詔革之邦奇怨追奏哈密失國繇澤廷和大學士費宏石珤皆廷和黨并論廷和子兵部主事惇女壻脩撰承勛等他事上方以議禮惡廷和遂下惇等獄令鎮遠侯仕隆等會鞫之給事中楊言言宏珤天子師輔百官之表小人得怨搆之非遠陛高堂之道且廷和有擁衛功卽所擬詔不當上指心無他也去國亡何不得庇肉骨上怒朝繫言詔治之御史陳察陛呼曰臣察

願易言也獄上上責仕隆曲護褫惇職爲民閑住承勛調言於外任宏瑤因乞致仕皆許之仍名謝遷於

內閣石瑤字邦彥藁城人與兄玠同登成化丁未進士改選庶吉士弘治已酉長翰林院簡討正德已巳爲南祭酒時閹瑾用事以勵精爲名士大夫嘗官亦附會振飭瑤教法雖嚴濟以平恕改北祭酒嘉靖初以禮部尚書改吏部黜陟公明不移權勢輔臣有不悅者陰奪之權託辭以請命仍兼學士在內閣專管誥勅前此未有也嘉靖甲申奉手勅兼文淵大學士是歲爲王邦奇所構不辯求去疏再上得謝儀民事歸私第瑤爲翰林掌院時武宗待宣大疏請回鑾又疏排諫南巡諸臣之得罪者前後所上封事如勸上清心省事法堯舜之恭已無爲用漢文之與民休息又願上力行王道辯別忠邪中人皆可用之才不必求備乎易有近民之實不必務奇治有揣不必責效於見事可包荒不必刻覈夫察淵人謂探將樂石爲人沉厚寡默遇難事徐出一二語輒中竅會有不當者憤激見詞色人或譏其過直少量久

乃服之卒贈少保謚文僖隆慶初改文介三月虜復寇宣府入大白陽堡參將關山死之上以宣府一月兩喪軍逮治其當事者追錄死事王經以郤永為宣大總兵起故兵部右侍郎馮清提督軍務遼東大饑發太倉銀給之改作觀德殿成更名曰崇先四月洛容古田蠻賊反遣內官織造南京科道諫不聽五月丁丑朔日有食之呈露禱暑輟經筵命翰林官撮經史大義日一進楊一清請進大學衍義上從之日日一講不得其精微其以五日進因製大學衍義序聽講詩二篇示羣臣田州岑猛餘黨盧蘇王受復叛起故兵部尚書新建伯

王守仁兼左都御史同姚鏌討之六月賜死宸濠者
瑞州知府宋以方贈詹瀚王銓鉦薨七月禮部右侍
郎桂萼請令科道官於考察拾遺之後互相糾劾如
憲宗初年詔旨下吏部議吏部言憲宗初年無此詔
萼近屢被論劾似欲以報復言官恐不足厭衆心昭
公論爭者久之上竟切責吏部趣行如萼請吏科都
給事中俊民御史㒰等言臺諫自相批抵開攻訐之
門非盛世事亡已則請聽吏部都察院再行考核不
願自相糾也上責俊民等方命朋規奪其俸已命部
院覆考考上上曰朕聞兵科都給事中自壁一門三

釁清議有乖户科給事中奇被劾勘問居位自如不此指摘乃以漫塞命其降自璧奇二級外調之桂萼請名用王瓊治邊吏部言瓊坐甘肅事處死幸而脫戍其罪甚明萼欲召瓊臣不識所謂上已之念其老姑與解戍御史胡松劾萼妄薦樹黨上怒外調之御史周在言陛下不用瓊則萼薦誣矣萼留松讁是股肱耳目一體異視也上復怒下在錦衣衛拷訊萼薦瓊益力上重違萼意先復瓊官令需補八月套虜大入總督尚書王憲與總兵鄭卿杭雄等大破之論功有差上又推叙楊一清先任之功特進左柱國兼華

蓋殿大學士支二俸改大禮全書名曰明倫大典湖
廣水蠲賑之九月吉王見浚薨山西妖人李福達故
賊也亡命變姓名曰張寅怨家告於巡按御史馬錄
錄捕之急福達亡入京師以方術干武定侯勛勛寓
書錄爲居間錄劾上勛書是時勛方附璁萼得幸廷
臣惡勛競言勛黨賊請用連坐法上詰責勛勛懼賂
上左右爲飛語上動移繫福達詔獄逮馬錄廷治之
語有變上怒廷臣黨同陷勛也無爲國慎刑者如是
則朕親聽焉楊一清言庶獄不足煩天子乃收繫刑
部尚書顏頤壽都御史聶賢以桂萼張璁方獻夫三

人者兼視三法司事復廷決三人新貴川事因欲破散不附已者立威乃大治諸臣領福達寃出之上大怒曰擧欺至此耶成錄與故讞者極邊奪顧壽及故都御史張仲賢大理寺卿湯沐官其他大小臣論戍削逐者四十餘人而大學士賈詠亦以貽錄私書致仕去上親勞璁萼獻夫賜服二品追贈其二世頒先後獄詞於天下曰欽明大獄錄以霍韜爲翰林院學士方獻夫爲吏部侍郎桂萼爲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尚書兼學士自萼始封許淳爲伊王厚烷爲鄭王經扶爲靖江王十月以張璁爲禮部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兼掌都察院事如故製顯陵碑文名南京刑部尚書李承勛為吏部尚書未至更以刑官非人特設刑部加秩太子太保命勉副敬獄上曰朕念謹政而聞過今錫卿一清璁鑾萼人銀記二用識密封自古明良儆戒交脩朕之不明資嘉猷焉是時上重講筵史局之職欲盡內外諸臣文學政事之材乃外徙翰林選外臣文學者入補之潞城青羊白坡賊陳卿等為亂十一月濬天津海口新河趣中外恤刑使者上爰書事竣刑部核而黜陟之上曰畿輔軍民田上奸民多投獻豪家豪家撓而逼之租稅民失常產

何以爲命京師如此在外可知其推戶部侍郎及科
道官各一人往勘之在外御史按行毋問皇親王府
功臣家一體核籍上雪霽禱宮中代王俊杖薨十二
月黃河清靈寶上曰鹽錢二法大壞於私販私鑄何
以濟民足邊聞京師市中私鑄流行前代舊錢及我
朝通寶悉阻格今何道令官課疏通私錢禁絕也者
戶部速議聞因命鑄嘉靖通寶制錢上諭楊一淸曰
國家幸無大警然安不忘危團營第一重務也廷臣
有蓄厥習武者卿集舉使治之既舉不稱上意上特
改李承勛爲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

太保提督營務勉以展誠而布忠命太醫院判紳視
楊一清目疾齎賜羊豕米酒諸物與札曰新春伊邇
望卿良切卿目稍可便赴閣視事慰朕懷也一清言
禮辨色入朝君日出視之仰惟陛下勵精圖治不論
疾風嚴寒昧爽設燎雖云宵衣之心聖躬得無過勞
臣又竊聞陛下日將視朝皆先以雞鳴禮奉先奉慈
崇先三內殿朝退聽講閱奏殆無虛晷臣切惟三殿
之建本以義起非廟也即為廟亦宜清靜閟𨼆使神
有依禮不欲數請第於朔望四時節候一拜二叩如
臣子常見君久儀又聞導嗣儲造端夫婦誠不可不

重上曰卿言眞師保愛君至意朕之蚤朝先官情也
子孫敬事先人敢以勞解但我太宗初建奉先時五
廟日五拜而已今九廟神位奉慈三室崇先親廟倍
之有餘節忌祭告禮文倍有餘朕成弱促喘穿繞登
降實難如儀當如卿言朕大昏且七載矣深慮承傳
其於后與二妃具接之以禮御之以正惟多慾色荒
爲兢兢聊諭卿知見朕心慎微云爾
七年正月上將以丙戌祀南郊加張璁少保兼太子
太保桂萼太子太保勅曰古者人君接大臣無時今
且郊且日扈從卽謝於齋宮毋陛見令久任巡撫二

月勑禮部曰古聖王制玄端以燕上下同之夫人脩
明而息幽故聖王重焉朕酌古玄端稍加文采襯深
衣色用黄更名曰燕弁製成用之庶幾深宫獨處以
戒燕也比者逹官顯士俗同市井走卒役廝濫擬儒
流禮曰不知其名為罔又曰不學雜服不能安禮善
與人同令從君出復酌其製名曰忠靜許在京七品
以上官及八品以下翰林院國子監行人司在外方
面官及府州縣正官儒學教官服之武官許都督以
上服之庶幾乎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也以回夷入
寇哈密戍甘肅廵撫都御史陳九疇於極邊黄河濤

靈寶者五十里遣太常祭謝御史周相諫繁論之三月以兵部右侍郎王廷相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延寧邊防修理牆塹勅張璁曰見卿帶不佳特賜玉帶其以札報毋廷謝予謝遐老雲南武定土舍鳳朝文作亂以右都御史伍文定爲兵部尚書提督雲貴川湖等處軍務調四鎭土漢軍討之南贛都御史汪鋐進甘露賜白金文綺薦祖廟遣侯勛告郊壇上亦廷謝焉羣臣請賀上却之曰灾變屢生朕先天戒四月勅曰比者風霾蔽天旱潦連聞地震同日羣盜竊發京師夷虜跳梁咎實繇朕君臣共理皆天事也

文武群工宜加省悔大者會奏小者立改庶民懷無怨朕亦免於多戾虜入山西乾溝墩號一萬圍遊擊邵定軍命惠安伯張偉掛平虜將軍印充總兵官備之五月思恩田州平六月明倫大典書成勅曰朕以末支膺天緒纘實惟我祖宗列聖積累垂延亦惟我皇考聖母鞠育誨導底于成立即位六日輒下議尊崇禮大學士楊廷和謬主濮議指示禮官尚書毛澄不能執經擬正附朕與爲人後之倫朕思皇兄遺詔乃遵我太祖兄終弟及之訓大義甚明朕繼統非繼嗣若如前云奪我父子大倫民彝泯亂屢命廷議廷

和等力主定陶濮王不倫之典妄稽曹魏偷安私已之言鼓衆要朋一倡百和期於必勝已而執禮之臣先後論列本聖稽經尊尊親親各得其序凡有人心孰不慓爽廷和等猶執迷不返蔣冕毛紀莊無救止轉相附和都御史林俊起用遠方著論迎合尚書喬宇六卿之首不秉正抗說乃與九卿等官交章妄持汪俊繼爲禮部尚書勦說如故吏部郎中夏良勝恃銓選之權脇持庶官堅厥邪志何孟春以侍郎掌吏部事鼓舞朝臣伏闕喧騰肆無敬忌朕初雖有非彼之意然而信道未堅屢以大性開諭使相體悉廷和

等怙終違詔及朕稍長重賴諸臣正論見之已眞詔命三更大禮始定比者大典書成備載羣言邪正具見奉天行罰垂戒後人朕今日事也然猶不欲已甚姑從寬輕衰次焉廷和貪天之功制脇君父國老定策自居法當僇市特革職爲民次則毛澄病故削其生前官職又次冕澄宇俊皆已致仕各革職冠帶閒住林俊已故亦革去生前官銜孟春雖云貳鄉情犯特重良勝雖云部屬釀禍獨深皆發原籍爲民其餘大小官員當時連名入奏然有人代署已不與聞者有心知其非口不敢吐者或與夫當時已正法典成

及民者茲皆不再究焉嗚呼凡昔脇從諸臣自今毋
懷憂疑勉思圖新顧不美歟原朕弗敏弗聰亦追省
夙愆不敢恕也開濬通惠河鳳朝文平七月己卯追
上孝惠皇太后尊號曰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祐
聖太皇太后恭穆獻皇帝曰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
皇帝上聖母徽號曰章聖慈仁皇太后詔天下九月
罷總督河道右都御史盛應期止開新河之役勅曰
今災傷比比川陝湖廣山西尤甚不急賑大饑豈父
母哉往歲災傷僅免存留糧數南之兌軍北之邊輸
如舊夫百姓所苦正在起運若存留之數又有祿俸

粟糧之類不可缺者通融處補待熟帶徵多虛文耳其令災重者盡蠲今年起運數稍輕者斟酌停徵或量與折納冬寒在邇明春青黃不接之時尤爲可慮府州縣其速散倉上貧之家不足則益以官帑之閒空者起運如不可廢即以兩淮等運司鹽價及諸他徵未用者量補之更發送太倉銀或補或賑毋令失所戶部宜推行朕意都察院令內外官員條奏救荒良策及凡不便者十月罷討芒部兵召伍文定還虜上萬餘寇宣府總兵趙瑛府陳等擊却之陳皇后崩謚悼靈皇后發引山陵封觀燒爲魯王閏十月新

建伯王守仁以討田州兵轉攻斷藤峽叛賊平之青
羊山賊陳卿等平御製十六字箴曰卓爾之見一貫
之唯學聖君子勗哉勿偽十一月上曰寒風猛疾山
中宜甚朕聞行殿護大行皇后梓宮者猶自齋糧梓
宮重人命尤重也官軍朝夕霜露無衣褐何以支持
朕念若裂已簡尚書承勛其與番班少賚之戶部便
給發人糧馬料工部人給胖襖袴鞋一事畢還以聞
勅曰朕散白金二十萬給大同易粟因思遼東宣府
偏頭陝西寧夏甘肅皆邊也戶部即行諸巡撫考倉
場告匱者給予之上曰朕聞河陝民相食戶部不賑

撫鎮巡官不奏聞耶其以實對立順妃張氏爲皇后

十二月勅曰朕酌古玄端爲燕弁冠服推錫有位曰

忠靜尚念宗室未備未卒圖之也光澤王有請實獲

朕心朕更酌之命曰保和冠服服郡王長子以上夫

上下之分猶天地然各知其分然後能以和相保而

國家治安也其將軍中尉長史以下冠服一用忠靜

制郡縣鄉君儀賓非儒官比皆毋得服瀕親有殺尊

賢有等矣禮部頒圖說諸王府其如勅

臣何喬遠恭輯

典謨記

世宗肅皇帝

八年春正月戊戌朔風霾晝晦立春日長星出白氣亘天勅輔臣條書急務諸脩省弭災毋有不盡凡郊祀太常寺博士書祝版塡御名是月郊上親塡御名於祝版自是爲故事二月以桂萼爲大學士奪新建伯守仁世爵禁其學旱河陝川湖大饑人相食甲申上禱雨南郊及山川壇乙酉禱社稷勅曰今天下錢

穀及京師太倉具有歲奏月報他如後府柴炭銀團
營子粒太僕馬價但有奏請支用朕不聞其幾何夫
節用所以愛人也豈得無旹省戶兵工三部其亟覈
之歲終獻會稱朕不傷不害之意焉命天下府州縣
朝覲官陳利病於布政按察二司二司類奏其可行
者部院條議之以潞州青羊山賊平改州爲府曰潞
安置平順縣上曰比聞問刑之官往往深刻耴名或
意嚮上司或偏徇巳見甚者鍛鍊賄與囑古者一夫
冤而三月亢一婦憤而六月霜况多乎哉都察院其
令撫按督同三司等官行歷所屬審獄重囚有坐抑

者具矜疑以奏其有被訪察論戍及累誤非律正條與非人命贓私者皆奏處以請徒杖以下情輕有詞即時赦之若有玩慢參實降黜兵部馬人馳示焉三月葬悼靈皇后大峪山權附主奉慈殿孝惠太皇太后側以禱不雨作自咎文名工部大庫曰節慎辛亥月食五月增定大明會典許土魯番貢七月民張福母死告里人杜殺之東廠奏下刑部郎中魏應名鞫獄則福殺母也於是廠部爭獄上怒命三法司錦衣衛鎮撫司覆按之左都御史熊浹奏如應名擬且請再集廷臣詳讞上意浹下比褫浹職下應名考訊之

給事中陸粲言福柱之獄親鄰有口福姊至情尤痛憤不勝決旣擬之定獄復請廷讞蓋其愼也陛下誠敬庶獄明經辜宜令離而問之參而聽之廠衛天子詔獄可詑以威法司多心冤者今敢亢爭恃聖明也風紀大臣一不當胥吏斥之毋傷國體乎往敬皇帝時徐珪以小吏訟丁哲冤敬皇帝即收罷哲之命兼錄徐珪之美臣願陛下齊威虛已近法敬皇帝給事中劉希簡亦言部院廠衛忠國之心莫不齊同獄幽而旨嚴臣恐羣臣妄意窺測虛誣轉甚上大怒下粲等錦衣衛考訊竟坐桂罷決應名鄰證俱謫爲邊軍

月給事中孫應奎陸粲王準先後論劾張璁傲恣桂萼貪濫狀上怒曰朕以璁萼爲朕止父子之名委以重任乃頗失前志朕不敢私璁其解相還省圖後用萼奪散官學士職銜以尚書致仕因下二臣罪大治其黨與上曰應奎首發璁萼若可赦也粲準不發言非本忠並逮問謫其官詹事霍韜意一清爲之詆一清上前甚急上復曰老臣乃負朕又下一清狀於九卿使自劾劾上乃歸遂召璁還復萼散官職銜如故上曰利道官無一言一清者非附卽畏其各奪俸三月

陸粲字子餘一字浚明長洲人貫穿經史練達掌故博識古今奇字嘉靖丙戌進士被選庶吉

士達七試居首館中故事所無萼薦簡五人充史職篡復居第一內批改授給事中與情嚴異亦故事所無蓋張桂用事綮與同輩不肯往揖張桂嫉學之故有是命綮為給事中數言事既以論張福獄事下詔獄廷杖臉月釋之適奏貢河清自靈寶達平陽凡六日廷臣欲稱賀館僚畏綮言而止至是草疏論璁萼時已夜分有鬼嘯庭綮笑語之曰吾為言官義不容嘿豈懼禍哉言既嘯寂竟入璁萼坐致仕都下謹稱奇男子粹其疏者售獲大利既岳倫王準薛縉人與俱下詔獄霍韜上疏救辯上意頗回璁萼還政綮論貴州都鎮驛丞與倫準皆出都城有賦三生行美之者壬辰遷永新知縣與蚤安民夜戶不閉居二年致仕士民祭號追送不絕

車駕祀山川復國初禮九月製武弁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上素服乘輿撤鹵簿大樂入享太世二廟封厚焆為吉王罷外戚侯伯世封乾清宮中西七所房災上露禱天地祭告泰先詔百官脩省

十一月御史劉安上疏臣聞治可緩圖不可急取也可休養致不可督察成也躬有司之事摘臣下之失出而復反信而忽疑大小臣工救過不暇則有不安其位之心其位不安則其志不勇孰能爲陛下建久計策長效者哉臣聞君道貴明不貴察朝廷四方之極也內而君臣習尚如此則外而撫按州縣風從響應急察相名竊恐民窮有起盜之豁食寡無强兵之理伏望陛下重本根養元氣不乍怒於一毀不驟喜於一譽不遽行一人之言不旋止一人之忤老成非懦與貪則無輕棄言臣非奸與佞則無輕罪上曰安

要名賣直下錦衣衛杖鞫之并逮究訟安者給事中
胡堯時再名相桂萼刑部員外郎邵經邦奏詩十月
之交刺無良也茲日食陽月象符小雅得微皇父之
人上代天工張璁萼去尋留衆議洶洶謂陛下私議
禮之臣夫禮與政不同也議禮貴當政要必公陛下
以議禮德璁乃不察忠邪不揆才量信使無間是私
議禮之臣也私議禮之臣則所議者不爲公禮矣可
守也亦可變也可成也亦可毀也陛下何不於此諸
臣厚其賚賜全其終始以酬其勞博選海內重碩之
賢置諸左右講明㔉翼與建正大光明之治無使其

寢盈踰滿犯天人之怒生禍過之殃臣抱此區區竊
効莘焦之義昧死以請上下鎮撫司嚴訊適充軍曰
父子天綱也孰可守變成毀者經邦自比莘焦何如
視朕上曰深冬不雪朕憂朕罪朕其自禱凡百官毋
從禮部臣曰孰敢百官不從天子許之戊申禱南郊
己酉禱社稷遂雪上曰人君事天如親親歡于有不
私慶感荷好生末展朕誠其親告謝用玉帛樂舞焉
十二月定百官朝祭服圖頒式中外
九年正月壬辰朔告郊於太廟丁酉郊丙午享太廟
世廟故事告內殿享先郊上曰非所以敬天尊祖乃

告於太廟郊畢而後享吏科都給事中夏言請行皇
后親蠶禮上大悅勑曰古者天子親耕王后親蠶以
勸天下朕甚慕之今歲朕躬祀先農禮部其議皇后
親蠶禮勑禮部曰朕沖昧承祖敢違舊章惟是禮義
之實重且大也朕每祭太社太稷奉配我太祖太宗
則心疑之天地至尊次宗廟次社稷奉祖配天正也
配社稷屈之矣且夫父之不善乃及子乎以共工廢
勾龍者我皇祖時禮官失也其以后土勾龍配社后
稷配稷如國初之故三月戊辰祭社稷畢祭先農東
郊耕籍夏言請分南北郊上悅上曰書稱燔柴祭天

又曰類于上帝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
于明堂以配上帝夫屋祭謂帝壇祭謂天今大祀殿
屋耳合地祇焉又非天也又大明夜明當異壇禮曰
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是也僅歲一從郊祀禮歟其
下羣臣議三月勑諭吏科都給事中夏言曰爾請復
古耕蠶朕甚嘉焉夫成王賢君周公猶儆于無逸朕
何人斯斯實爾忠茲特賜爾四品服色其益勵乃心
懋乃前功政事可否天下治忽凡有見聞直陳以副
朕望霍韜憂言爭郊上怒下韜獄羣臣議郊不稱旨
上曰其復我皇祖初制分南北郊以二至日行事皆

配我皇祖以大祀殿祈穀配我太宗擬明堂焉爲朝日夕月壇舉之於二分大學士璁曰一祀天也孰若並配二祖上曰祖宗並配不見經傳太宗功德茂盛不獨靖難攘夷鼎于燕都實惟朕玄系豈不可配天者天一天祖亦一祖也儀監于周武王成之僅后稷配天文王配上帝不及武王也禮部臣曰不可得兼請並配于祈穀士勉從之出霍韜丁巳皇后躬北郊

延綏大饑賑之四月革鎮雄府流官復授芒部土酋隴勝爲通判署府事奪故大學士楊一清職閒住勅日近者遠邇饑莩流亡無算下民何辜重遭斯厄今

屢重守令而黜陟不明久廣儲蓄而備貸不舉凡當
祭神祇皆能禦捍災患多有慢者死國軍士或冒賞
而泯其功欽卹鐲免累命之矣乃誣枉者不悛派辦
者不止至名爲激揚實挾德怨若斯之類難以枚條
此皆朕小見所及爾部院大臣百僚首當加勉佐朕
安民表率其餘者焉脩南京太廟五月躬祭告上帝
宗廟興工于圜丘迎翠殿南織堂成六月河南巡撫
都御史徐讚獻瑞麥賜銀幣行薦告禮頃之巴縣人
亦以瑞麥獻京師人又言瑞禾生郊羣臣稱賀眞定
諸府大旱禱北嶽總制尚書王瓊破降番夷若籠板

爾二一族賜勑褒諭之七月兵部主事趙時春言中外屢言瑞應禮官再請稱賀大小臣工浮詞而諛不能上體君父警災求言之意上怒下詔獄黜爲民八月沙汰天下附學生員戶部主事梁喬升請終養吏部覆請從之俟親終服闋起補上譙之曰人子恐預言親終者所以教孝耶移祀太廟功臣姚廣孝大隆興寺告皇祖太宗焉九月兵科給事中高金奏曰陛下以姚廣孝髡緇之流遷祀佛寺闢邪崇正大聖人作爲也官祿所以勸賢爵賞所以礪世邵元節一道流耳賜號眞人衣紫腰玉實累聖治望加削褫上曰眞

人封賜久矣胡今乃言金似忠實非錦衣其逮問之
刊高皇后傳文皇后內訓章聖皇太后女訓於天下
命皇后授妃嬪宮中使翰林官詩詩書內則之言以
備閨門謠誦順行陰之時端婦教之本焉十月纂輯
郊議成書曰祀儀成典以夏言爲翰林院侍讀學士
兼都給事中十一月戊子圜丘成上躬視之辛丑圜
丘習儀禮畢宣大學士璁禮部尚書時幕次日有談
否卽以聞甲辰視牲南郊乙巳誓百官奉天殿巳宣
璁等華蓋殿御榻前戒以臨期恭愼上贊事天之敬
丙午告配于太祖巳酉始以冬至郊還御奉天殿羣

臣行慶成禮赦天下庚戌大宴封充耀爲代王上曰朕惟孔子道王者道德王者德功王者功事王者事也直位非王者位焉周衰孔子削誅諸侯僭者亂臣賊子懼春秋後世至唐玄宗乃薦謚曰文宣加王號元人益謚爲大成此不體其心者也我聖祖崇祀孔子學宮於天下沿前代禮不即毀像蓋不忍也聖人尊親乃與天同我皇祖考採禮官八佾十二籩豆牲用犢直擬諸事天孔子或在安享之否昔不觀魯僭王之禮寧肯自僭事天禮叢稱王賊害孔子甚有是德宜居是位堯舜是也無是德居是位桀紂幽厲是

也繇是觀之王名不足重孔子章服冕旒皆王名生
昔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何不幸身遭之哉坐
令顏回曾參孔伋以子而配於堂上顏路曾晳孔鯉
以父而食於廡下也此繇以王名橫加孔子來者也
今也不可滋後之非道朕將防閑萬世焉乃爲正孔
子祀典申記示羣臣集議十三道御史黎貫等諫阻
上怒褫職爲民貫字一卿從化人正德丁丑進士選庶吉士與進賓舒芬關中許宗魯臨
清閣門輩以志行相砥礪節按監察御史制卷茹逮兼查盤有司倉庫軍衛器械劾奏鎭守太監尚春追
還官銀十三餘萬兩糧二十六萬石前此使命未有也元舅蔣輪求以其子主獻皇帝祀選除奉祠世襲
且多所干索貫劾奏神不衆非類以外戚主陵祀非禮不可行且求乞無厭如他日驕恣如薄昭王鳳則

蔑不可圖矣上優詔荅之三邊有警論列太監吳宏都御史王珝當罷舉致仕尚書楊一清代之上如其言甲申巡按江西寧藩宗室有被宸濠株連者悉從末減有得濠當日求守仁巡撫江西書者衆多疑守仁貫日此間諜也衆乃釋然至是疏上汪鋐逆合張孚敬意欲重罪之刑部尚書許瓚獨不可會上怒稍解乃罷爲民

羣臣如上上指議上上曰其尊孔子曰至聖先師毋王四配皆稱子十哲以下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毋公侯伯殿稱廟像易主兩國子祭用十籩十豆天下學宮八籩八豆樂六佾別立叔梁紇祠曰啓聖公以四配之父配兩廡申黨卽棖一人也其去黨存棖罷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杜預吳澄祀歸祀林放蘧瑗盧植鄭玄

服虞范甯其鄉祀后蒼王通歐陽脩胡瑗者四人稱
朕尊師重道之意設部安縣通惠河成十二月臘御
製蜡樂詩祈嗣太廟世廟撤文華殿釋像親告奉先
崇先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焉
禮畢不釋皮弁而名璁鑾時等九臣於西室曰朕祀
先聖先師于此庶幾朝夕敬慕而自律贊沃交脩卿
尚罔朕棄少選勑曰朕告祀先聖先師于祖宗皇考
祖考聖師豈不鑒以教朕惟爾輔臣講臣其各解經
書大旨一章切于身心政事者人自獻其忠毋通闒
雷言肅副朕志加贈故江西副使許逵禮部尚書以

贈太常寺少卿黄宏光祿寺少卿馬思聰配享南昌
祠除夕製聞講詩賜夏言
十年正月上日祖宗時三途用人耴之至廣厥後專
科舉之學進士遂重士浮無實而蠹國害民者比比
繼今務選累朝之舊求得人焉辛卯始祈穀大祀殿
奉配太祖太宗既祭上諭璁曰祖配天古也配太宗
非禮自今大報祈穀其專奉太祖配上問大學士璁
祫大祫也今擬以歳暮祫兼節祭固似寔未協也四
孟皆祫太祖不得居尊歳暮祫兼節若輕於祫也者
莫若三歳舉以季冬中旬諏日行事正旦冬至二節

祭朕謂宜行内奉先殿不宜於太廟又始祖自有自出祖當設衣冠禘之而以德祖配天夫自出之祖雖不可考直不知耳豈無神耶即人何嘗見鬼神無之則不必祭鬼神也朕又惟人君父天母地與諸侯卿大夫士庶不同今歲一祀天祭地宗廟乃五享即謂尊不敢瀆則未免疏之也程子言古人一歲九祀天惟大報重又譏後世有三歲一舉者今已大報於郊長祈穀于上辛而大雩大享尚缺或古禮當復之時卿悉心究之璁對上上曰太祖開運肇基不宜列子孫太廟太祖廟也當南向享之列聖生南面至爲宗

不得南面享終未稱人情卿曰歲一禘朕恐同常祀又曰大雩旱禱也朕意禮曰龍見而雩古人用心不見是圖恐非專爲旱耳卿又曰大享之義爲大報簡致委曲焉又曰祭文王朕謂皆非也古人必有意矣孟春既祈故季秋報之今已存祈穀之祀當亦不可無報也乃敕禮部曰朕仰惟太祖高皇帝重闢乾坤開基肇運德鄷功懋不南面享不稱子孫孝敬之情聖祖時尊德祖南面固當其在今日當崇聖祖矣其以歲孟春行特享禮繇太宗而下同日南面而祭恇之夏秋冬三享仍相向祫太祖廟如今禮以季冬中旬

諏日大祫尊德祖居尊合享懿熙仁三祖于太廟移
親王功臣配食兩廡下明君臣之義歸二節祭於奉
先焉甲午告廟祧德祖奉太祖南面丁酉特享于太
廟大內東偏火露告皇天祖考為火警文命天下提
學官選有學行者應歲選二月章聖皇太后聖旦上
獻寶輿為壽丁卯祭歷代帝王文華殿戊辰耕籍祭
先農封祖陵曰基運山皇陵曰翊聖山孝陵曰神烈
山與天壽純德二山並從方澤祀庚辰始祀大明朝
日壇改賜張璁名孚敬三月敕禮部曰仰惟太祖高
皇帝肇造洪圖克享天心必自上世之積累乃啓中

夏之元聖顧追報之典未舉冲昧之懷罔遂朕已躬
承皇祖鑒命以茲孟夏吉恭行大禘祀始自出祖太
廟奉皇祖配歲辛丙輒一舉著爲制冊淑女方氏鄭
氏王氏閻氏韋氏沈氏盧氏沈氏杜氏爲九嬪告廟
受賀上以皇后出蠶北郊未便欲移內西苑親定土
穀壇省耕焉乃幸西苑趣召大學士孚敬尚書時相
度中官渡過太液池入見舊仁壽宮還報命昭和殿
手授御製西苑賦使共和因手書賦賜三臣彙日咏
和錄上諭孚敬朕惟朝則君臣嚴燕見當若家人禮
朕冲眛淺世故卿可無時詣見陳說討度待朕性志

有定乃可以廣應接盡羣下四郊皆成名西苑土穀
壇曰帝社帝稷賜李時銀圖書一曰忠敏安慎以夏
言爲少詹事兼翰林學士套虜合西海賊入犯莊浪
至于甘上曰吏部尚書古稱冢宰朕惟公明忠亮之
人玆付廷推以協有衆上曰州縣親民之官今天下
之廣進士僅一二往詔兼用舉貢監生吏部竟踵舊
弊發身進士者選取不必賢能舉貢十不得一監生
百不一焉人何繇自致其一體著爲令庚子祭西苑
帝社帝稷建歷代帝王廟于京師進誠意伯劉基侑
享太廟四月丁巳皇后蠶西苑甲子禘皇初祖於太

廟名南郊神版殿曰泰神殿兵工二部火上疑吏胥緣蠹簿書逮署兵部事左侍郎陳洪謨及武選司官詔獄除名爲民五月丙午上禱雨殿陛壬子夏至始祀地方澤六月丁巳雷震德勝門破民屋柱死者四人癸亥擊午門西華二門樓戒百官修省御製祝文露告于殿陛閏六月裁冗官盡罷鎮守內臣詔求劉基常遇春李文忠湯和鄧愈後爵之彗星見七月陝西大旱蝗順天水悉蠲賑有差行人司正薛侃坐妄言爲民太常卿彭澤以邪諂成釁令張孚敬致仕以夏言爲禮部左侍郎鄭王貢白鵲二薦太廟八月癸

未若祀夜明夕月壇戊戌祭帝社帝稷升安陸州曰承天府縣曰鍾祥割當陽潛江景陵三縣隸之四川白草番平陝西總制尚書王瓊進甘露薦內殿兩宮觀穫豳風亭名諸臣入侍既打場上取穀傳觀之曰聖祖有訓衣帛思織食粟念農粒粒辛苦今日不特紙上見之而已九月丁卯上親祀雲雨風雷嶽鎮海瀆基運山諸神及京畿天下山川之神罷南京郊祀名大學士翟鑾尚書李時左都御史汪鋐侍郎夏言等西苑仁壽宮丁巳曰陝饑已遣戶部侍郎相以三十萬金賑之令相病誰代者時曰陝撫臣劉天和可鑾

曰河南撫臣徐讃可言曰始陝告饑今聞亦歲上曰民天民也死亡流徙若之何不捄夫吏部侍郎唐龍者何如時對曰善上曰吏部尚書缺孰可時曰諸臣之才惟陛下知之上曰雖然朕宮居焉能盡者鑾曰九卿之臣惟陛下擇焉上曰則序遷矣以問汪鋐鋐曰臣時臣言皆可時對曰臣不稱戶部尚書臣讃可上曰鄉朕將有所用之戶部亦須才也朕欲用王時中於刑部王憲於兵部王瓊於吏部則皆何如對曰善上曰其即以龍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總制陝三邊代王瓊行縣政頃之以李時爲大學士夏言爲

禮部尚書脩西苑宮殿畢上曰文祖之御也爲位而祭旣祭賜落成之宴宴布席上名李時曰尚書王時中蒋瑤胡殿外也對曰殿隘上曰其移皇親席殿西對曰國戚也上曰親親不如賢賢遂席時中瑤殿內上幸西苑御無逸殿命李時翟鑾坐講無逸豳風篇遂賜宴豳風亭下曰朕將省耕而親學嘉瓜產曲周薦內殿十月改行祈穀於圜丘泰神殿石座成上親行奉安神版禮罷改遷顯陵議虜寇大同眞州盜周天星等平十一月封胤移爲濬王名故大學士孚敬建祈嗣醮欽安殿以禮部尚書夏言充醮壇監禮使

侍郎湛若水顧鼎臣充迎嗣導引官文武大臣遞日進香上親行初終兩日禮十二月御史喻希禮言議禮議獄諸臣得罪遠戍若量移近地或赦免之則人和薰烝胤祥自兆上曰朕之遲胤坐罪言耶譬君怨上鎮撫司其刑鞫之沙汰天下附學生員儀免被灾諸郡王瓊既被名南京御史馬敭等十人言瓊小人也先朝餘黨不可以主爵上怒悉械治之京師吏科都給事中魏良弼疏捄皆逮付鎮撫司拷訊已乃論贖還職良弼字師說新建人嘉靖二年進士授松陽知縣以學爲治民化而思之尸祝及其陽王爲給事中數言事輒被杖輒言事京師目爲鐵黄門歲乞歸張孚敬與吏部汪鋐以考功條中之斥錮不

里民劉少從學王守仁講學化行閭里爭訟為之寢息隆慶初蘇舊人以老進太常寺少卿致仕年八十四卒

十一年正月賑畿內災桑西苑壬戌醮欽安殿祈嗣丙寅祀祈穀牲於南郊辛未祈穀上疾始遣代獨配太祖焉造雩壇二月上祀先聖先師文華殿嘉禾産蘄水薦太廟三月張孚敬至進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虜寇延綏己巳皇后蠶內苑上曰朕已釐正天地百神祀宗廟獨未復古於心歉然朕觀聖祖始建四親廟漢制矣今太廟郎如故卿言其更相度昭穆世數廟次會議以聞四月令進士無得遽考選科

道官五月大祭地方澤始遣代封常遇春八世孫玄振爲懷遠侯李文忠七世孫性爲臨淮侯鄧愈六世孫繼坤爲定遠侯湯和六世孫紹宗爲靈璧侯六月封劉基九世孫瑜爲誠意伯八月彗星見甲午祭歷代帝王吏科都給事中魏良弼秦鰲等以彗星劾奏孚敬專權宜罷鰲吳人仕至布政使雅馴淹約詞理淹濟上復孚敬致仕召見李時等於文華西室諭脩省意十月翰林院編脩楊名疏言上喜怒失中厝施未當當奮力自省以消天異上詰之名對上怒謫戍邊兵部侍郎黃宗明論捄外調之御史郭弘化言採木湖貴百姓頓苦

萬狀應天常鎮五府陶埴甞不貲率逃亡珠池民竊
盜刦廣州皆足上干天變臣聞井居東方其宿木彗
出東井皆土木煩興之致請一切罷上怒敕對狀黜
爲民南京御史馮恩以彗再見悉疏在廷大臣行事
請黜陟大抵力排張孚敬方獻夫汪鋐薦李時夏言
可用上以其譏評藏怨德逮京治之虜掠過西海至
寧夏十一月南京右副都御史萬鏜言治天下之道
切要有效謂之實觀聽徒美謂之文吉凶悔吝生乎
動勞費紛擾出於文者也陛下當積德百年之期行
稽古三重之道議禮制度考文至明備已乃臣子責

難之義蒼生厚望之心則於大學所稱理財用人詩書所稱安民講武或循闕焉伏願輟聲容之煩飾署太平之虛觀回運神謨專務於此以靜制動以實先文期吏稱民安食足兵強而後已則省事可以省慮上足培萬壽省事可以省費下足紓萬民上大怒謂鏜怏怏也者爲不遜也黜爲民四川巡撫都御史米滄獻白兔受群臣賀群臣皆獻歌賦詩頌

十二年正月右副都御史王應鵬奏疏失列職名下鎮撫考訊給事中良弼等言履端之始請薄罰之上謂君臣先嚴嚴自大臣始良弼輕率論救不恭君父

拜逮治奪俸革應鵬職巳御史陳邦敷申救亦謫之
獲白鹿於靈寶河南巡撫都御史吳山以進獻廟呈
兩宮受羣臣賀復名故大學士孚敬三月馮恩逮至
刑部尚書王時中擬戍上革時中職閒住奪侍郎聞
淵等俸郎中張國維員外郎孫雲各降邊方雜職恩
坐上言大臣德政者律論死繫獄三月幸太學皇后
親蠶于內苑巡撫應天都御史陳軾得白鹿於無錫
以獻上曰鵲兔鹿有疊至重出者禮部其宣示天下
自今非正瑞勿復獻於是吏部尚書汪鋐作詩三章
美上謙德上褒荅焉晉王知烊薨虜大掠宣府永寧

城四月張孚敬至復賜繩愆糾違忠良貞一二銀記
詔天下博求曾子嫡裔襲五經博士如顏孟二氏五
月上演馬南城還御瓊碧殿名孚敬時獻夫鑾同觀
之馬有玉麟飛白玉馴碧玉驕照夜璧銀河練瑤池
駿飛雲白凡七因使中官領四臣看花嘉樂館上乘
玉麟飛轉御重華殿名論時政賜酒饌服色賦君臣
同遊詩越三日復名見西苑寶月亭駕過清馥殿示
御製詩四章命立和之分箋以芍藥花退覽四臣和
詩於翠芬亭使中官徧領觀花樹賜茗飲酒饌退六
月彗星見上曰彗四見矣朕擇日祇祭便殿文武羣

臣其痛加脩省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皇子生文
下上曰仁義恩威不相揜也槩寬恤非王政以大禮
得罪者奪君父以大獄得罪者殺人媢人其與馮恩
等皆赦宥九月告廟賜皇子名不降勅十月上疾享
廟代復故大學士楊一清官建昌侯張延齡下獄論
死上考問薄昭故事焉皇子薨謚哀冲太子大同卒
再叛殺總兵李瑾閉大同城代王奔宣府使宣大總
制都御史劉源清與總兵郤永討之源清力主勦決
水灌圍城城中人盡驚賊益猖獗劫因勾虜殺遊擊
安等數十人十一月上疾郊遣代十二月虜犯寧夏

總兵王效梁震大破之
十三年正月廢皇后張氏立德嬪方氏爲皇后始率
皇后行謁廟禮二月上諭張孚敬曰朕病中未嘗不
念大同事叛軍殺主將於法難原顧未敢上逆朝廷
且非合城人所爲也郤永信從劉源清貪功嗜殺計
詭傳洗城驚恐城中以致刼囚勾虜抗拒既云專勦
逆徒脇從不問乃又决水灌城玉石烏得分也朕惟
宣大北門京師人而無臂爲衞頭目哉此地此民皆
我祖宗所遺源清果欲城破人殲忠乎否也即幸成
功後來爲與復今不老師傷財耶因奪源清職以張

瓚為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代之瓚隨與郎中詹榮主事楚書撫定大同鎮代王還代十一年冬虜渡河屯大同塞外大同總兵官李璣議于天城左孤店等處浚濠塹四十里遏之就日計工督斥嚴急璣馭眾素刻不得士心役興益怨十月六日夜有亂卒王福勝王實等六七十輩鼓譟焚帥府攻璣殺之因焚鎮署鹵掠代王驚變奔宣府之西賊時巡撫潘倣新任茫不知所爲疏奏虜實幾去然亂宣撫總督劉源清部督郤永以事聞請下其部尚書王憲言悍卒習亂殘害主帥此而不誅天討安在請出榜諭安良善逮其首從書搆諸渠魁置之極典上曰逆軍蔑視國法釁肆叛亂其令源清等隨宜處置使國法大伸惡逆殄滅毋得更事姑息因以部督僉事魯綱代瑾從之行倣數上疏爲亂軍乞命都給事中曾忭等劾倣詔褫其官以江西布參政樊繼祖代十一月癸卯源清永將至大同出榜聽諭有五堡之變朝廷處之太寬等語五堡逆孽見榜偶語不自安且謂追理甲申年事也師次陽和大同守臣及士民皆求見請駐兵單騎入撫

之源清疑不聽儆督總兵趙鎮僉事孫允中管糧郎
中詹榮遊擊戴廉等捕亂卒杖死十餘人監諸四詣
軍門允中謂源清請旋師徐闔之又五堡事朝廷已
處分令公卒勿言源清日纍胡總督以兵不臨城致
言者紛紛吾不可遡前檄廼以因屬御史蘇祐拷訊
因安言前總兵朱振失職怨塁實首亂又多林連無
華者源清遣參將趙瀾率甲士三百人大索城中比
晚城中訖言且督城逆黨遂夜呼噪爲亂殺千戶張
欽會允中時自源清所詩意擁之廼復定源清爲書
名振疑其不來疏請逮振詔獄振詣幕府自明因言
亂黨就逮且盡可無煩兵不許振發憤自殺明日兵
至城下大卻殺掠城外橫屍枕藉五堡遣擊遂相糾
集開門迎戰殺遊擊曹安等數十人攻四闢廂據之
書夜囹擊益發庫兵出前參將黃鎮指揮馬昇楊麟
於獄奉以爲將永築寨城門決水灌城欲與鎮國將
畢俊總等諭止之不驄俊總出見永請緩兵亦不聽
永因揚言大同欲奉一王于名虜兵南襲金陵以撼
朝廷源清次聚落驛允中總城出謁言將上安殺狀
源清欲因之允中遂留居懷仁不敢歸源清所設懸
至遣戎守王亦又[illegible]司尋兵誘章流再請發師至五

萬糧餉器械稱是又言城中衣冠之族悉已從賊尚
書王憲以爲然疏請得旨選聽征官軍萬二千令趙
何任鳳傳輝謂鉉充左右參將將之兵部左侍郎錢
如京兼副都御史都督僉事汪桓充總兵官督領以
往令户部右侍郎張瓚督餉給事中僉朝安同御史
蘇祐紀功已而曾忭等言往歲大同兵變桓實總兵
巽懊厚國令不可再上責兵部舉用非人令於動臣
中來之憲復推遂安伯陳鏸宣城伯衛錞請令遣伯王
瑾時上悟大同小變不足煩重兵報日源清永已亡
專責總兵官及錢如京可無往第令趙鄉卒兵聽源
清調發紀功責巡按御史給事中亦不必遣居敎日
潘倣疏言兵變已定源清及永貪功妄殺以激亂之
及今班師蔚可還已源清則深詆倣謂其縮賊恥之倖
殆非人類時大學士張孚敬力主源清議舉朝助之
惟禮部侍郎顧鼎臣黃綰言用兵之非然不敢疏陳
也官兵團城久城中樵採路絕叛卒乃撤王府及諸
公署民屋爲薪夜縋城下撤屋多爲官兵所獲城中大
困兵部微諗上旨乃復下招安令許首惡黃鎮等亦
分日來見且丐薪炭路永許諾翼日城中人出樵採
永悉執之城中人滋懼及源清永令監招降機叛卒

悉恥裂之截其竿時時開門突我兵互有斬獲已復潛勾虜至永出覘營陣遇虜伏棄馬易服而遁我兵安辛途引虜十餘騎入戒指穴守日以乓弖郭蕤吾滿城皆巷哭虜衆不敢進明日攻東南二關叛卒張樂實虜酋東城關內因與將角我兵殊死戰虜亦頗有損失明日乃驅叛卒為先鋒急攻東關門者大半死虜知叛卒不足賴且所許金帛多不售遂反刀擊之大詬而去是時虜游騎南掠至朔應諸郡源清告急請遣使募九邊兵且請增總制官纍虜已得一意攻城上不許源清乃北道攻城募窯夫穴地入城卒以毒煙燻之穴中死者相藉源清復請築堤壅水灌之上尋念攻大同城徒令玉石俱焚而源清亦卻不可為自劾求去上責源清避難負託奪職閑住兵部請并罷郤永上謂提督與總制不同且永素著謀勇留之遂以督餉侍郎張瓚為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代源清總督軍務頃之虜引退大同叛卒有隨虜北者虜虐使之往往復吞賄城圍久外攻益急諸叛卒慮士民有變乃拼根先後所不同計者幸闔室戕之城中人情騷是乖剌大同管糧郎中詹榮者有智畧密與都指揮紀振遊擊戴濂鎮撫王寧歃盟討

號乃陽命寧持軍較士庶狀詣源清永巡撫樊繼祖延按蘇祐爲黃鎮等乞原而陰以榮等謀告繼祖陽計所出寧謂馬昇楊麟爲叛軍所逼非其心且昇麟行賊中令勢蹙亦思自免誠貸其死令討賊自效即叛卒可立盡第須捐數千金募死士耳繼祖許諾以其謀告源清永源清業已解任欲收後效乃檄榮以三千金付昇會張璦亦遣延綏副總兵梁震乘隙入城而上所遣兵部主事楚書覆視書備以上意徼示城內於是宗室官生人等出城迎震書入諭歡聲雷動其夕昇麟等遂擒黃鎮等九人斬之次日繼祖經車赴鎮昇麟復先後捕斬首惡許章等凡二十六輩餘無所問而璦馳至城下令諸路兵退三舍以示無宅諸將以次上謁次日與御史蘇祐張鼓吹自南門入集諸文武將佐置酒高會遍諭格賚有功將士城中自宗室而下無不室家相慶自是大定閏二月令禮部左侍郎黃綰往大同撫賑勘處金星晝見自去冬十一月至于是月其明爭日四月上疾廟享代五月祭方澤代上曰乃

者朕靜息數旬元氣已復咳未除也念身爲治本不得不慎愛之慮爾百工曰不我先茲復申告其勉秉恭勤毋有所惰上御重華殿召大學士孚敬武定侯勛等五人入觀祀天青爵作紀樂同遊詩命各爲奉制紀樂賦因賜五臣扇曰與卿同凉七月南京太廟災甲子聞上曰擇日齋沐而廟燬禮也人子赴父母變何待正衣冠其卽以丁卯詣告天遂廟燬八月勅曰太宗皇帝遷都北京定鼎億祀卽我太祖在天之靈歆顧之矣一天下二主二廟非禮也朕惟南京廟可無重建併入香火於奉先殿其故廟址垣之若曰

奚廟於承天將非厚親薄祖則曰不敢廢舊邸也曰孝宗之建也猶南之有奉先殿卽今承天家廟亦勿廟名曰隆慶殿倣南奉先殿意焉虜吉囊大入楡林塞寧夏總兵王効延綏副總兵梁震擊却之造神御閣南內奉藏列聖御容下爲石室金匱貯寶訓寶錄九月建九五齋恭默室于文華殿後爲齋所楚王榮滅薨十月上曰朕幼受病率五七日解今者深瘀火間作無常御朝固欲以靜養消除之尤爲郊祀不親二歲也故專攝侯大報恐羣臣不悉謂朕偸安禮官播諭之南京兵部主事劉世龍上言大臣羣僚表率

勳戚國家故舊陛下誠知大臣之才可托則禮之宜優不宜倏斥倏用或因事械繫或捶楚之張延齡憑寵爲非盈滿不戒寘之重辟無足惜也恐無以慰孝宗在天之靈安昭聖太后垂老之心上以世龍訕上庇逆命械繫京師治之十一月郊製大報歌於齋宮十二月戊申月食選淑女以備九嬪禮部請廣求之兩畿河南山東上曰本廣嗣也使者四出擾民民謂朕色荒其第選之京城內外

十四年正月壬戌朔以憲廟恭妃初喪輟朝上諭吏部都察院曰朝覲考察國家大典被黜者不得奏辯

又不叙終身近者部院徒事詢訪人得行私相報復今考察邇其一以撫按考語科道論劾爲據撫按等官有謬賢否者則卿參奏之手諭閣臣禮官曰天賜時玉未得與卿一見禮部尚書夏言因獻天賜時玉賦丙戌夏皇后崩二月始分建九廟重脩太廟改作世廟暫奉八廟主于奉先殿獻皇帝主于崇先殿祧廟四主于太先殿上朝日改百官上陵禮春清明秋霜降著爲令更定内殿祭忌去樂三月上大行夏皇后尊謚祔葬康陵毓德景仁二宫成定四時廟享皆以厥照行事罷脫馬禮四月暫時享奉先崇先二殿

張孚敬病札諭曰惟近古之君剪鬚療臣今朕有自驗飲予特賜卿服後告朕何如有頃孚敬力乞休許之賜敕予傳遣行人御醫伴送使有司給月米歲夫時致存問初薦新麥內殿賜百官麥餅壬辰始策試貢士許穀等於奉先殿以大行皇后喪也上親賜制曰朕思首自三代末迄宋終雖世歷有久近君年有長短皆自其何如爲君耳周所以久本文武積累亦繼者能持之也朕皇祖高皇帝代天覆世重肇中華功德振古太宗繼述草創之初列聖遵承大定之後百有六十餘載傳之今日朕以支人沖年承位幼弱

不才多招菑於民庶茲永思祖宗創造萬艱惕然悚懼圖所以保洪業於無窮有隆弗替不知何以得此朕心慕之思之故進爾多士于廷爾多士可罄告朕朕將親擇而勉焉已親覽次之賜韓應龍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復親試庶吉士得進士趙貞吉等三十人庚子大行皇后主祔廟更定宗廟雅樂大興隆寺火遷祀姚廣孝大隆善寺遼東廣寧卒亂械繫都御史呂經徵經下獄以都御史任洛代之五月癸酉祭方澤其日陰霽天爽上悅六月減馮恩死戍之甲辰月食七月暫時享奉先崇先二殿禮部臣請百官頒

習萬壽賀儀上曰廟建未成祖考未妥朕辰敢賀至
日常服御殿如朔望禮尚書言言皇上厚自貶以明
孝而臣子不能抑誠其日請常服御殿百官公服鴻
臚寺具班首官致詞行五拜三叩頭禮許之御史曾
翀戴銑論劾南京兵部尚書劉龍刑部尚書聶賢工
部尚書王紘户部左侍郎張雲刑部左侍郎陳璋工
部侍郎甘爲霖大理寺卿掌國子監事吳惠南京太
常寺卿洗光巡撫甘肅右都御史趙載請罷之下吏
部覆尚書汪鋐皆議留上譙鋐曰安得比相譽是鬧
官人亦阻直言因名大學士時面論之上謂龍誠人

也其才鈍上謂賢袁矣宦成息上謂韋光皆老矣上謂綖介不逼上謂雲愿人也上謂爲霖才人也上謂惠無華國之文不如宋也上謂載才無過因分別去留而奪鋐俸一月御史曾銑平廣寧亂卒初巡撫遼東副都御史呂經以苛刻失衆心遼東諸衛所舊軍一以餘丁三供之每馬一給牧田五十畝其來久矣經撤行清革舊軍給餘丁一餘悉編入伍冊追牧馬田召佃徵銀繇是衆益怨之是月經巡視遼陽撤將吏並城築圍牆及臺將吏希經意督役嚴急諸軍遂大噪擁詣經丐罷工及免馬田租都指揮劉尚德以中軍爲經信用時適在傍叱衆退不應經怒告者將笞之衆詬罵爭赳毆尚德及指揮李鈜經倉皇踰垣走著苑馬寺苑室中衆軍遂取循役籍焚之鳴鐘鼓劫宗毀途人援之城外盡閉諸城門出故遊擊將軍高大恩于獄欲擁以爲主尋圍苑馬寺搜得經盡裂其衣冠執付都司公署時巡按御史曾銑按部金復聞變行

副總兵李鑑捐榜撫安凡經所措置爲衆不便者悉罷之於是亂軍稍稍就約束城門始開高大恩自投於獄統遂按遼陽分部將上令操守延警如故乃參奏言德等逢迎經失差字笑而爲軍士之原先兵變之起也總兵劉淮以賬上如兵部擬令巡按御史會同總兵官核實撫諭罷軍令歸營伍丁田一如其舊革尚德職監候聽勘而取回經別用之至是統奏至下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言往年大同逆軍戕害主將罪在不宥撫臣輒爲請赦蓋一時偷生之計爾可說也今軍士未有反叛之迹而乃罪尚德以激變事情法律兩不相合且首惡未及正罪而各官參論大小不遺是豈法理之正詔下兵部再議以聞兵部覆以統言爲是請即懸榜省諭其開端諠譁者不過數人聽巡按御史查實逮問上從部議并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韓邦奇爲[illegible]兵經[illegible]得還人實寧治裝中軍都指揮袁璘者素諂事經擬扣諸軍月糧草價爲飭裝具得幸于孌兒等徂遼陽前事復鼓衆倡亂出獄囚囚中有張孝兒者先以積惡爲經摘發尤恨經遂率衆持梃搭院門入執經毆之毀冠拔髮裸而置之衛獄取娼婦一人同桎梏之據定

五門復入院聚諸公廨所經私匿縱火焚之延燒公
署遂破庫劫擄寶分其黨爲門部鳴鼓竟日夜明
日驅經及璘四首揭標環遊五門閙孝兒且行且批
其頰窘辱備至臨復繫之獄脅管糧郎中李欽吴索
經所藏昔價及冬衣布花舊額且要給賬濟賞祭銀
後萬兩復脅鎮守太監王純總兵劉淮等各疏言璘
阿經激變請逮京問而乞遣故總兵郤永侍郎問述
赴遼撫鎮於是禮部侍郎黃宗明言前者遼陽之變
因生於有激今重賦苦役皆已改正驀然而起誰復
激之此於法不宜復寬貸部覆得旨竟從純等請遣
官較逮經璘及各官有罪者下按臣逮問止邢奇毋
行以山西巡撫都御史任洛巡撫遼東而以邢奇代
洛兵部奏請遣大臣往勘上命工部左侍郎林庭㭿爲
兼僉都御史以行是時撫順城備禦指揮劉雄亦爲
其部卒王經等所困雄以招兒斂怨經等夜擁衆入
其室盡掠其橐篋執雄與其子勳連頸反縛之置諸
杏館閉城門鳴鑼鼓一加廣寧而官較逮呂經者至
廣寧諸軍疑詐爲天使謀脫經也復噪亂擁經及官
較置諸獄總鎮官恐以禍乃出官較越二日乃出
經付官較行既具以其事聞然官較被繫事疏中未

之及也論行庭榻升勘訪捕大理寺右寺丞林希元
言作者大同之變朝廷過爲姑息故諸將卒咸有輕
備心一有觸發則擁衆而起其勢固然夫都御史天
子重臣膺隸下卒敢執縛因辱之是無朝廷也近爲
差去官鞍亦被因繫扎符觀大同尤甚本兵大臣乃
因循不振致族卒益驕朝廷威令益削此不忠之大
者也疏入上責希元妄言奏擾官較既被因繫守臣
何以隱匿不言令錦衣衛驗狀已錦衣衛指揮王佐
等亦詩言之上遂怒希元往李做同著降外任遼陽
數卒趙剝兒等闖庭掃將至乃詣廣寧與夔兒合黨
結亢冥因王杲劉向上于散爲流言脅誘城中人爲
逆謀益急銳密剌二城及撫順所首惡名潛授方畧
于副總兵李鑑備禦韓承恩等尅期擒捕于是剝兒
等回人變兒等十三人王純等七人同日被獲銳以
聚聞且言逆軍無忌白兼生成始因激而倡亂雖無
素謀終負罪而遷尖漸成不軌夫法不可假情不可
縱上有假借之法則下多恣肆之情往陝西兵變未
幾而大同效尤說者曰大同之變所以處陝西之變
者啓之也大同殺參將殺巡撫未幾而又殺總兵說
者曰李瑾之變所以處張文錦者啓之也蓋惠竭矣

而威或不伸威行矣而法或未盡泰爾小醜習於耳目又何忌焉今宜勅獄遣大臣案覈其事據光達之原情盡律例之本法至於應參將領等官悉從重究處可以正國法肅人心得旨首惡既擒不必查幽庭鞫敗回其餘未盡事情只令巡按御史勘明具奏銑等勘上詔鄖兒鑾兒王經等俱坐斬即時處决梟示尚德齊永戍極邊革去世襲雄戍邊衛經革職閒住吳仐歸別用銑待有京缺陞用諸擒賊八員各查奏陞賞再名費宏爲大學士八月見費宏文華殿西室賜銀圖書一命盡心入告命雲貴自開科取士甲辰祭夜明上名費宏無逸殿東室曰朕取稼穡艱難之意搆茲殿今日召卿庶幾君臣同遊盛美因曰恤民朕志也今四郊七廟兩宮工作皆以奉天奉祖奉親非得已者時三邊缺總制宏薦姚鏌可任上即内降名

鎮復論宏恤民在用賢自後吏部推選不當者宜明言之以佐朕知之所不逮因賜酒飯出上既責汪鋐因數與輔臣言鋐詭佞不稱至是給事中宗愷御史翀等十八人交章劾鋐上念國體持其疏不下使輔臣風鋐去鋐去乃下責宗愷翀負君不先言乘間株意命鎮撫司考訊之杖午門削籍爲民其餘皆降調建西海神祠十月巳丑時享奉先崇先二殿上問科道官汪鋐去誰可冢宰者各舉所知一人閣卒不能置對第請自上裁上怒曰言官朝廷耳目所望廣聰明防壅蔽糾官邪者也邇來阿權畏勢忘義負君郎汪

鋐小人朕久識之矣直以未至大惡姑優待之近與二三大臣論及爾等遂竊探乘機至今推舉又疑忌不置剗奚以言官爲遂疏其長官職皆爲民餘切責之修獻皇帝誕宮日啓祥宮費宏卒于位十一月冊封淑女曹氏爲端嬪告廟受賀庚午祀牲南郊壬申月食乙卯郊上日兩京祭酒士表也今其廷推著爲令十二月封新㙺爲晉王顯榕爲楚王田州土目盧蘇殺本州州判岑邦相以叛湖廣九溪灣諸處峒賊平

十五年正月丁巳朔上朝以宗廟未成簡朝禮春享

疾遣代二月上曰朕元旦偶中風寒不能強起比者
雨雪氣候如冬朕體素弱尚當謹攝祈穀之祭暫令
太傅勛代今虜外警而盜內訌司兵食者尤宜竭思
靖圖朕非宴怠所以愛養此身庶幾精神充固可希
儲嗣耳三月設大旧縣加致一眞人邵元節道號製
正二品朝祭等冠服如文官并玉帶賜之上諭夏言
朕將謁陵天壽山且預作山陵焉言對預山陵重事
也請遣欽天監官相兆得兆以報然後幷修謁禮焉
上曰作陵而謁陵不敬其先修顯謁禮相兆得兆朕
乃復視之又朕欲一如西山拜宣廟廢后景皇帝二

陵也其山陵預建量倣長陵之規重加抑殺紙衣尾棺朕恒念之丙子奉皇太后率皇后謁七陵擇陵域十八道嶺見官吏書生父老冒平州復稅糧三之一薦祭二陵西山泛舟西湖還四月以謁七陵遂遣祭孝顯二陵暫時享奉先崇先二殿上諭輔臣時曰朕之不德遽自圖以勞百姓朕心愧懼預山陵可勅問臣民許我否勅曰朕恭建郊壇廟寢所以上事天地祖宗非得已也太皇太后皇太后居清寧仁壽二宮清寧宮故太子宮仁壽宮統于乾清宮皆非所以奉毋后今擬即清寧後半作太皇太后宮即仁壽故址

并除內大善佛殿作皇太后宫以備皇祖一代制亦自謂非妄舉矣復自念原始要終以知死生欲法皇祖故事預建山陵未畴咨于有衆爾臣民其爲朕圖行止於是百官耆民合辭請乃從之作武學立講武殿以備大閱丙申大祫于太廟甲辰幸天壽山告脩七陵預建山陵于諸陵太常卿張鶚肩輿雜乘輿道上上勑問翰林科道官曰朕惟爲國以禮大典也皇祖用樂舞生於郊廟居之神樂觀取其潔奉神也其人本道士也然嘗于是觀出禮泉焉何今文臣者謂是邪人也不宜事郊廟事郊廟當專任進士進士孔

聖之徒矣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事人者卑事尊幼事長臣事君也過君虛位色勃足躩孔子也今有進士儒臣鶚鄉于太常與同乘與行可賞可陛爾其言都給事中禎翰林學士璧等劾鶚大不敬上是之命錦衣衛執訊于鎮撫御史杏等翼日乃劾上上責其皐慢君臣上下不可犯也一爲之百爲之矣已法司當鶚爲民特命適戍之上游九龍池登天壽山陟其部婁曰文祖於此飲酒焉名其山曰平臺命亭之曰聖蹟更名十八道嶺曰陽翠覩景陵曰庳隘弗稱我皇祖功德拓崇之五月上諭李時曰君臣宴

樂泰交也少則踈過則褻其與尚書言考太祖太宗時賜宴禮朕將以端午日宴至期宴百官奉天殿宴畢汎舟西苑特命侯勛學士時尚書言等從使舟夾于龍舟歸宴于無逸曰以酬卿等山中扈蹕之勞三臣稱觴上壽盡歡罷毀大善佛殿改建皇太后宮夏言請瘞佛骨於中野上曰瘞中野將來豈無竊發以惑愚衆其火之通衢永除之凡燔萬三千餘斤製天子武陣及大武龍威寇更作寶璽車輅再名張孚敬戊寅祭方澤六月西苑清虛殿鑒戒亭成從黄綰勸處大同議斥劉源清爲民先是綰承命大同勘處既至綏不問叛軍事左右供

役惡用大同人衆必稍安有關鈸薛源楊月晉爲殺卒被虜鈸歸綰執以付獄反側于遂流言籍籍綰大集軍民諭以逆順禍福衆綰[illegible]然又有請於源月歸者綰曰此輩庸奴何能爲中國患虜直牛馬驅之耳自今有逆卒自虜來者邊吏執俘之不來郎勿索時諸叛卒方挾虜恐懼內地圖綰令大阻百姓邪綰足侍凡前罹叛卒害者始靡至陳牒綰佯不省而密以牒授給賑官令隨里聚陰嚴之刻期遣捕獲首惡王福勝等若干人有逆黨尚欽者懼不免操戈鳴金倡亂歷數街無一應者遂被擒綰復出未獲首惡郝羅等名圖形懸榜捕之[■]甲申倡亂及近日兇渠惡黨擒獲無遺者遂以其名上論死遣戍有差綰因疏言源清永食功償事之罪瓚繼祖祐書榮及都指揮紀振鎮撫王寧等乘機無完之功冒饞雖爲亂兵推戴而從正之志可原徼允中功足贖罪乞差次其賞罰兵科都給事中曾朴等言大同叛卒稔惡無上律所謂謀叛非謀殺也今議者曲從輕比於法未盡源清誠有罪第往嘗爲進賢令宸濠之亂倡衆死守保障有勞況今非激變者也書榮越職圖功因機成事亦可量賞瓚繼祖冒昧抹美初無可錄傚允中觀釁自

全降志學身幸免流竄何得覬顏朝列蒲下兵部覆言永罪在不赦源清當錄纍勞未減做允中錄用非宜璜繼祖等功次宜如綰議得旨源清永情犯深重下法司依律議奏綰奉命勸勞可嘉陞俸一級仍賞銀幣璜繼祖防各賞銀幣有差書榮振寧等各陞級做允中復原職致仕昇麟調別衛李瑾量加恤典又以忭等欺誑奏擾阻亂國是令錦衣衛拷訊已而釋之肆逮源清永至京鞫訊獄久不決綰意不能平疏言臣奮身犯難擒獲逆黨議者猶謂臣不盡法以此劾臣源清等貪功冒上盜錢穀百萬殺傷無算罪宜首戮該部科曲爲之庇而臣所用以擒首惡如紀振王寧等雖陞三級皆置閑散將何以示勸懲至是綰以憂去上從部議黜源清爲民降永二級令立功贖罪 七月肅王貢錝薨重錄寶訓實錄改神御閣爲皇史宬專藏之別飾景神殿以奉列聖御容八月以宗廟未成減賀萬壽禮廣先後入涼州莊浪總兵王輔姜奭兩破之論功有差九

月進封宸妃沈氏麗妃閻氏爲貴妃端嬪曹氏爲端妃安嬪沈氏爲安妃康嬪杜氏爲康妃冊封盧氏爲靖嬪江氏爲恭嬪任氏爲順嬪趙氏爲榮嬪上親定頒告來歲祀期禮改四孟時享以四立日罷孟冬陵祭癸酉祭七陵丁丑還京改謚悼靈皇后十月暫時享奉先崇先二殿皇子生上祭南郊詔天下及朝鮮安南二國羣臣方請賀地震上曰朕懼上天賀巳之其脩省三日而露告遷祔孝肅孝穆孝惠三皇后主於裕茂二陵殿去睿純二宗廟號以別嫡庶正夫婦之祀爲遂奉慇裕茂二陵更定世廟曰獻皇帝之廟

逮先後刑官之寬張廷齡獄者十一月宣大延寧皆有警復宣大總制官更名總督虜大掠山西以安南久不廷議征之加謚武宗皇后十二月宗廟成奉太祖主於故太廟太宗列聖於新廟脩內奉先殿大脩金籙醮于玄極寶殿七晝夜以謝儲祥以大臣爲上香監禮迎詞導引等使如舊名皇子曰載壑閏十二月廢后張氏薨以宗廟成加上兩宮徽號詔曰王者之政莫不先祀典謂大事在祀與戎也朕以冲愚宗末叨簡上帝俾嗣天位每念于兹切與長懷柰何聖賢緒墮經傳多舛郊祀襲合祭屋下之文廟享洽兼

室同堂之制褻瀆之甚謂比同牢功德不別太祖冀
尊朕用祗聞于皇天默卜于皇祖親簡忠賢與之同
力首建四郊正天地之位明陰陽之分劃昭穆羣廟
以祀祖宗彰太宗爲常尊之主復作太宗廟于皐廟
之外表祖功宗德之不遷以饗百世更皇考廟曰獻
皇帝廟別擇吉區以避渠水大工悉成遂定五歲大
禘禮于太廟以祀皇祖奉太祖配之歲以立春日特
享祖宗之廟夏秋冬皆合享于太祖季冬大祫于太
廟皇考廟則歲僅四祭避豐禰焉奉安既備郵典將
尊先致孝于慈闈庶伸誠于璇闕恭上兩宮徽號曰

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
太后慶禮既成推恩宜逮條布于後主者尊承復岷
王彥汰爵封融燧爲韓王以夏言爲大學士立春特
享廟虜大入延綏總兵王效白爵大破之論功有差
以皇嗣生錄郊元節禱祀功加授禮部尚書給文官
一品服俸